

“从速”的历时演变及动因

徐沅君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本文以“从速”的历时演变为主线, 研究“从速”的演变历程以及动因。“从”与“速”的组合出现较晚, 始于唐朝, “从速”在宋朝开始词汇化进程, 到清朝发展成熟, 由松散的介宾结构演变成词。在“从速”的演变过程中, 韵律制约、高频、使用、句法位置等因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 “从速”; 历时演变; 动因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Motivation of “Congsu”

Yuanjun X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ongsu” as the main line, and studies 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motivation of “Congsu”. The combination of “cong” and “su” first appeared in the Tang Dynasty. “Congsu” began its lexicalization process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developed into a word from a loose preposition object struc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evolution of “Congsu”, prosodic constraints, high-frequency use and other drivers have played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its promoting.

Keywords: “Congsu”; Diachronic evolution; Motivation

“从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中标注为动词, 但是, 通过对其语料的整理分析发现, “从速”在现代汉语中典型充当状语。吕叔湘、饶长溶(1981)就认为“从速”是实义副词, 并提到: “实义副词的典型语法功能就是典型充当状语, 而且随着用频增加, 状语分布的频率会越大, 只留下少数已成习惯的非状语用法, 如‘欲购从速’。”^[1]可见, “从速”的词性在学界充满争议, 本文拟从历时角度出发, 梳理“从速”的演变成词过程, 希望为其词性划分提供参考。

一、“从”与“速”的语义演变

(一) “从”的语义演变

“从”具有多功能性, 义项较多, 演变也较为复杂。目前, 介词“从”在现代汉语中用法较为普遍, 多数学者认为介词“从”是由动词演变而来, 如陈昌来(2002)^[2]。

“从”始用于周朝, 是典型的动词, 本义为“跟随、跟从”。《说文解字》曰: “随行也; 从辵从, 从亦声。”魏金光(2021)也指出“从”的初义为“随行”。例如:

(1) 秋, 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左传·桓

公十四年》)

(2) 子路从而后, 遇丈人, 以杖荷蓑。(《论语·微子》)

“从”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的演变路径。其一是动词“从”, 与表人、事的宾语搭配, 在句中作谓语, 表“跟随、随同”, 在动作上具有位移性。“从”由“跟随、跟从”的基本义进一步引申出行为上的“从事”。例如:

(3) 阴虽有美, 含之, 以从王事, 弗敢, 成也。(《周易·坤》)

(4) 对曰: “夫从政者, 以庇民也。”(《国语·楚国下》)

例(3)中“从”既可以理解为“跟从”, 也可以理解为“从事”。例(4)的“从”只能理解为“从事”。

在概念隐喻的作用下, “从”的词义由行为上的“从事”又引申出思想、意愿上的“听从、顺应”, 此时, 它可以与表标准的宾语搭配。例如:

(5) 不从令者斩。(《墨子·备城门》)

(6) 稽于众, 舍己从人, 不虐无告, 不废困穷, 惟帝时克。(《尚书·虞书·大禹谟》)

例(5)中的“从”既可以表行为的“遵从”, 也可以表意愿的“听从”。例(6)的“从”表示“听从”, “从”的宾语为“人”。

作者简介: 徐沅君(1997-), 女, 山东临沂人,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现代汉语语法。

不管是行为上的还是思想、意愿上的，“从”都是动词。但是在“从+N+V”结构中，“从”动作的位移性减弱，主要侧重方式上的随同，“从”开始由动词转化为与事介词。例如：

(7) 公曰：君谓许不共，故从君讨之。(《左传》)

(8) 子为我具特羊之飧，吾以从之饮酒。(《国语》)

例(7)中，“从”尚可理解为行为的“跟随”，但从语境看，鲁隐公意在表达“随君讨伐”的方式，而不是位移过程。例(8)中，“从”的位移特征消失，仅保留了方式义，“从”由动词转化为与事介词。魏金光(2021)认为“从”在春秋战国时就已经演变为与事介词了^[5]。

其二是动词“从”与表地点的宾语搭配，在动作上具有行经义。而后通过虚化产生介词“从”，多引出时间、处所。《释诂》中也提到：从，自也。其引申之义也。例如：

(9) 三月，吴伐我，子泄率，故道险，从武城。(《左传》)

(10) 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左传》)

(11) 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左传》)

例(9)中“从”还是动词性，表动作“经过”。例(10)中，“从”是由动词性引申而来，引出时间。例(11)的“从”位于“从+N+V”结构中，“从”引出处所属于介词用法，主要表示语法意义。

综上所述，“从”在先秦时期大体完成了演化，具有典型的动词义也具有虚化的介词义。

(二)“速”的语义演变

“速”的语义演变较为简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速，疾也，从辵束声”^[6]，“速”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本义为“速度快”，具有形容词用法与副词用法。例如：

(12) 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速，不行而至。(《周易》)

(13) 君若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国语》)

此外，“速”还有“招致”义，是由同音词“款言”而来，由于两者同音，且“速”书写更为方便简洁，因此将“招致”义附与“速”。例如：

(14)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今文尚书》)

(15) 虽速我狱，室家不足。(《诗经》)

六朝时，“速”与“度”相结合表示名词“速度”，“速”出现名词用法的名逐步奠定名词义。例如：

(16) 化领域扩展的速度。(六朝《华阳国志》)

五代时，“速”的范围扩大，由表速度的“快”扩展到事情的“紧急”，同时，“速”也由表状态的“速度快”引申为表结果的“变化”义。例如：

(17) 便遣车匿问之，有何速事？(五代《敦煌变文集新书》)

(18) 六祖曰：“何不体取无生，达本无速乎？”(五代《祖堂集》)

从北宋开始，“速”字的“招致、邀请”的动词义已经逐渐消失，至民国时，已经不再使用了。只留下含有“邀请”义的成语“不速之客”，至今仍在使用。

二、“从速”的词汇化

刘红妮(2009)认为，现代汉语词汇不是由构词法批量生成，而是经词汇化逐渐形成^[5]。“从速”是由介宾短语词汇化而成。

(一)“从+速+X”形式

通过语料发现，“从”和“速”并列连用始于唐朝，此时“从”与“速”处于“从+速+X”形式中，例如：

(19) 若虑上二事，欲从速疾，卷甲束仗若敌知其情，邀而击之，则三军之将，为敌所擒也。(唐《通典》)

上文研究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从”由动词转化为与事介词。郑书珊(2019)经统计得出六朝时“从”作为通用介词，后进步发展，明清以后继续作为介词使用，介引方式^[6]。马贝加(2014)认为，“从”在汉代演变出与事介词的用法^[7]。可知，“从”在唐朝时可用来介引方式。在上述例句中，“速”与“疾”并列义相同表示“迅速”义，“从”与表标准的“速疾”搭配，尚未体现位移性，只表示方式义，应该理解为通用介词，无实义表依据，“从速疾”同为介宾结构，义为“按照快速的方式”。

(二)“从+速”形式

宋朝以后，“从+速+X”形式消失，“从”与“速”共现连用频率逐渐增多，“从”为介词，与“速”连用形成介宾短语，句中既可以作谓语又可以作状语。例如：

(20) 棺不过三寸，敛止时服一衾，丧从约，葬从速。(宋《鹤山集》)

(21) 乘吉旺相，则取期从速，为数必多；(宋《壬归》)

(22) 敢望钧慈特赐矜从速与行，下幸甚。(宋《梁溪全集》)

例(20)与例(21)中“从速”与“从严”相对应，都是介宾短语作谓语，主要侧重动作义。而例(22)中“从”与“速”之间的联系则更为紧密，共同作状语表示“迅速、快速”修饰动作“与行”。此时，“从速”在结构上凝固，不能扩展，语义上“从”的介引义开始弱化，“速”的语义占主导，语义融合为“迅速、抓紧”。但是，在同时代并没有发现“从速”继续作状语副词的用例，此时“从速”仍可以分析为介宾短语，但可初步判断，宋朝时，“从速”已经产生词汇化的倾向。

(三)“从速”

此后，“从速”继续发展。至清代，“从速”已经成词。例如：

(23) 瞿先生道：“你要不从速设法，祸到临头，那

时就来不及了。”(清《文明小史》)

(24) 济公起岸时,又嘱咐船家从速把家眷搬至船上住宿,又叫他快去关照邻里。(清《续济公传(上)》)

上述例句中“从速”结构凝固,整体义为“赶紧”,语义由表依据扩大到表迅速。例(23)中“从速”可以整体被“不”否定,例(24)中“从速”可以与介宾结构搭配。从语法看,“从速”的各组成成分不可分离。张谊生(2000)在探讨介宾短语的词汇化进程时,认为结在结构上比较凝固、语义上紧密融合的短语可以视为介宾式复合词,否则还应视为介宾式短语^[8]。此时,“从速”已经完全成词,主要在句中作状语。

“一个句法成分词汇化或语法化后,往往在很长时间内会保留其原来的语境和语法格式”^[9]。虽然“从速”主要在句中作状语,但其动词性用法仍未消失,在现代汉语中“从速”充当谓语用法也保留下来。例如:

(25) 葛曰:“请王爷从速!”(清《西巡回銮始末》)

(26) 福建“真金白银”惠民惠企,这些福利领取从速!(《人民日报》2021年)

除此之外,由于“从速”的“从”是由表“随同”的动词“从”经过动介转化而成,因此,在现代汉语中,“从”的动词用法还在动宾结构前项中得以保留。例如:

(27) 四川广安的疫情尚在发展中,需要从速进行流调排查和管控。(《人民日报》2022年)

“从”与“速”的连用始于唐朝时期,以松散的介宾结构出现,在句中作谓语,宋朝时结构逐渐紧密并开始向副词演变,至清朝,“从速”的动词性减弱,主要修饰谓词性成分表方式。虽然“从速”在句中主要作状语,但“从速”仍具有动词性。因此,学界将“从速”定性为副词或动词都是有道理的。

三、“从速”词汇化的动因

“从速”的词汇化是在语音、句法、语用等多要素共同作用下完成的。

(一) 韵律制约

双音化是汉语演变的基本规律。冯胜利(2000)认为,一个标准音步由两个音节构成^[10]。韵律的制约是“从速”出现的重要原因,“从速”的演变经过“从+速疾”形式,在双音节化趋势下,“从+速疾”形式逐渐消失,“从+速”形式则由两个单音节成分组成的标准韵律词,满足了双音词演变的规律,从而在交际中被人们所认可使用。

(二) 高频使用

高频使用是词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使用频率是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一种语言形式在话语中出现得越频繁,越容易语法化”^[11]。“从速”在清朝发展成熟与其高频使用密切相关,“从速”在宋朝的用频增加,“从速”才出现新的功能,内部结构在使用中愈加紧密,

开始词汇化进程。清朝,“从速”的用频增加,出现新用法,“从速”作状语占主导地位。

(三) 句法位置

董秀芳(2011)认为,从短语变来是汉语双音节词的主要来源^[12]。在“从速”的演变中,“从”起初多与名词直接搭配构成“从+N”结构,表动作的“跟随”后引申为思想的“听从”。当“从”进入“从+N+V”结构时,“从”位移性削弱,方式性增强,演变为介词,句法结构的变化促使“从”向介词转化。“从速”出现词汇化的基本条件是“从”与“速”成分相邻,其词汇化模式是由“从+速+X”形式演变为“从+速”。此后,“从速”又在句法上出现了介宾短语“从速”,在句法位置上分为作谓语和状语两种情况。可以看到,当“从速”处于状语位置时,内部结构更紧密,因而“从速”开始词化。“从速”成词在清朝,既可以作状语也可以作谓语,正是这种句法位置的差异使“从速”既具有副词性又具有动词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从速”是由“从”与“速”结合成的介宾短语,在宋朝时开始词汇化进程,在清朝完成词汇化。在“从速”词汇化过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韵律、句法、用频等都起到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吕叔湘、饶长溶.试论非谓形容词[H].中国语文.1981(2): 32-38.
- [2] 陈昌来.汉语介词的发展历程和虚化机制[J].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7(3): 15-22.
- [3] 魏金光.“从”的介词化源义及其发展[J].语言研究,2021: 96-101.
- [4]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24.
- [5] 刘红妮.汉语跨层结构的词汇化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9: 1.
- [6] 郑书珊.“从X”类方式词研究[D].淮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 10.
- [7] 马贝加.汉语动词语法化[M].中华书局,2014: 245.
- [8] 张谊生.现代汉语虚词[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 101-103.
- [9] 李小军.“从而”、“因而”的功能差异及其历时解释[J].汉语学习,2009(1): 50-56.
- [10] 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78.
- [11] HOPPER PJ, TRAUGOTT CT. Grammaticaliz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103.
- [12] 董秀芳.词汇化:汉语双音词的衍生和发展[M].商务印书馆,2011: 24-35.